

《成都故事百家谈》编委会

主任：朱树喜

副主任：王民平

编委：朱树喜 王民平 夏晓惠 龙瑜生 戴小青
王光明 赵述卿 龚 键 吴泽地 张 利

《成都故事百家谈》编辑部

主 编：龙瑜生

常务副主编：戴小青

副 主 编：吴泽地 张 利

编辑、编务：徐 洁



西蜀风物

- ◎ 诗圣杜甫与草堂今昔 / 206
 - ◎ 老成都的曲艺轶事 / 215
 - ◎ 打金章 / 231
 - ◎ 成都的花会 / 236
 - ◎ 历代名士咏成都 / 240
 - ◎ 漫话端午 / 248
 - ◎ 漫话成都美食 / 262
 - ◎ 锦城无处不飘香 / 273
- ## 蜀地名人
- ◎ 成都的老辈文人 / 280
 - ◎ 湖广填四川 / 284
 - ◎ 八大王在成都 / 294

目录

CONTENTS

序：乡土课堂讲成都

江湖旧闻

- ◎ 乱世成都梦 / 2
- ◎ 决战八阵图 / 48
- ◎ 当头棒 / 64
- ◎ 井底波澜 / 79
- ◎ 野鹤滩 / 123

锦里城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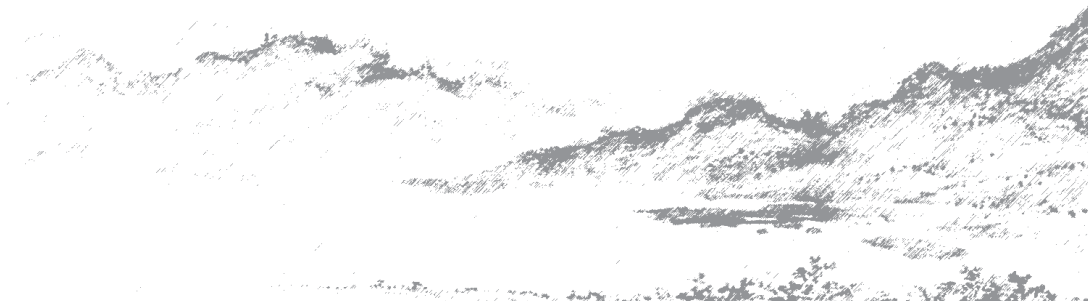
- ◎ 都是太阳惹的祸 / 142
- ◎ 话说康庄街 / 152
- ◎ 忆昔当年春熙路 / 156
- ◎ 漫谈老成都的公馆 / 163
- ◎ 漫话成都小庙 / 168
- ◎ 老成都的5座城隍庙 / 197

乡土课堂讲成都

成都市群众艺术馆馆长 龙瑜生

喜欢央视《百家讲坛》的观众可能都有一个共同感受，那就是它巧妙地将学术成果和“讲故事”这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，使原本呆滞的历史或尘封的典籍忽然变得鲜活起来、亮丽起来、现代起来。其中奥妙无非是抓住了听众既想了解历史经典，而又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原典的心理，把一档严肃的“精英”节目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电视狂欢。各路知识精英以其满腹才学和如簧巧舌，津津有味地演说着《三国演义》，解读着《庄子》，使习惯于韩剧、日剧及古装电视剧、家庭电视剧的中国观众眼前一亮，好像找到了一条进入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的捷径。

一个从事基层文化工作的人最常思考的问题，我想是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普及和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，让老百姓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精妙神奇、博大精深、源



远流长。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《百家讲坛》的启迪，成都市群众艺术馆从2006年9月推出一个名为《成都故事百家谈》的公益讲座节目，随即受到成都市民的普遍欢迎。在盖碗茶和装饰着川西建筑风格背景的讲台上，“成都通”们或穿长衫或着西服，纷纷登台，演说的都是乡土故事、城市变迁、历史传奇、民情风俗，让喜欢听故事和想了解成都这座城市的人们大呼过瘾。

李白诗云：“九天开出一成都，万户千门入画图。”在这座拥有4500年文明史和3000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的记忆深处，故事和传奇宛若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，始终散发出神秘而诱人的气息。追溯历史的长河，那些闪光的历史片断渐次浮现：从蚕丛鱼凫的古蜀成都到秦汉唐宋的繁华古都，从李冰的水润成都到文翁的教育成都，从诸葛亮的三国成都到杜甫的诗歌成都……故事像一串晶莹的珠宝，把成都的历史和文脉有机地串联起来。

虽然那些陈年旧事、历史掌故、街谈巷议已经在历史的帷幕下渐渐远去，但重新的审视打量和搬演依然能勾起人们温暖的回忆，毕竟这些故事代表着这座城市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以及它的气质与精神，是一代又一代人曾经或即将的经历。成都人历来有讲故事听故事的传统，从汉代的说书俑一直到近现代



茶馆中的说书听戏，似乎都表明这是成都人喜闻乐见的一种生活方式，它从来没有从老百姓的视野中消失过。

“成都的百家讲坛”——这是媒体和老百姓对《成都故事百家谈》最形象生动的比喻，当然它跟《百家讲坛》也有一些不同。《百家讲坛》利用强势媒体和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阵容走进了千家万户，而我们的讲坛更偏重于乡土历史和平民化的传播方式，即通过一场一场的故事去打捞历史的记忆和培育广大的听众市场。《百家讲坛》出书，对我们来说是又一个有益的启迪，它让一件公共文化产品发挥出了更大的效益。因此，我们把在《成都故事百家谈》讲坛上讲过的故事汇编成册，以另一种文化产品的方式推向市场，惠及更广大的人群。

本书的面世，首先要感谢光临过讲坛的各位“成都通”，其次要感谢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识珠，认识到它对于传播成都历史文化知识和提升成都城市知名度的价值。同时，书中篇目由于是根据讲稿整理而来，因此它比书面文章更活泼生动，可读性更强。

《百家讲坛》学术明星们的著作动辄印数上百万，我们虽不能攀比，但也从内心真诚祝愿这本书能为更多的人所接纳、所喜爱，毕竟它是成都第一本由公益文化讲坛迈向图书市场的集知识性、普及性、通俗性于一体的乡土文化读物。



江湖
旧闻

百
家
谈





乱世成都梦

讲述人：叶占祥（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、成都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员）

话说193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在成都安乐寺的一家赌场内，赌客如云，人声嘈杂，有掷骰子的，有推牌九的，有押单双的。

赌客中一个身材魁梧帮工打扮的青年小伙子，神情紧张地盯着方盒，他手中捏着刚从老板那里领到的一个银圆的工钱，那银圆在他手中都捏出了汗水，他跃跃欲试，手伸出去，又缩回来。

这小子是哪个？此人是两年前从安岳农村到成都来打工的，如今在总府街商业场对面的“涨秋”饭店的茶馆里做掺茶工，姓罗，排行老么。他今天在赌场上那种紧张，那种迟疑不决，被赌场的人看出了他的心情，便对他叫道：“老弟，押起嘛，舍得宝，宝调宝。舍得珍珠换玛瑙，舍得金弹子方能打得凤凰鸟！”

罗老么将牙一咬：“妈哟！”便将手中的一个银圆押在白虎上，“揭！”盒盖揭开，盒内的红珠向着白虎，有人宣布：“白虎！其他通吃！”

罗老么喜出望外，第二盘又将两个银圆压在白虎上，又赢了。第三盘又是白虎，又赢了。宝盒不断地放出，赌客们不停地下注，不住地有人叫喊，罗老么面前的银圆纸币堆积如山。赌客散场，罗老么清点钱币：“纸币50万，银圆25000块！哈哈……我罗老么发财啦！”

几天后。



盐市口附近的一家珠宝店门口，来了一部很“洋盘”的雪佛兰小卧车。车门一开，从车内拱了个人出来。此人头戴博士呢帽，身穿华达呢灰色长衫，脚上穿了一双黑得发亮、可以照得见人影的尖头皮鞋，身后还有一个跟班。

他是哪个？不是别人，就是暴发户罗老么！

罗老么走进珠宝店，老板一看，来了一位阔气的先生，便满面堆笑，热情接待：“欢迎光临，先生要选点啥子首饰？我店全是货真价实的上等好货，99%的纯金。”

罗老么挑选了两个戒指、一个金壳带链的七音怀表。老板将算盘一拨：“先生，280块大洋。”

罗老么向跟班一挥手：“给钱！”跟班付了款后，便跟在罗老么的后面走出店门，拱进汽车，汽车便向少城方向开去。

汽车在东胜街的一家公馆门前停住。

公馆内一位像管家模样的中年男人赶忙上前迎接：“罗先生请！”

罗老么抬头看了看公馆大门，点了点头。

“罗先生，一切都是按你的吩咐安排就绪，请先生里面看看。”

罗老么跟着管家走进公馆。

这是一座四合院的公馆，刚刚粉刷一新。他走进客厅，坐了下来。一个丫头捧来盖碗花茶，罗老么伸个懒腰，打着呵欠说：“妈哟！我累啦，先洗个澡，好生睡一觉，你们去吧。”

“我马上去给先生准备水。”丫头转身去了浴室，一会儿丫头前来说道：“罗先生，水放好了，请……”管家和司机这时退了出去。

罗老么洗完澡穿着浴衣走进卧室，放眼一看，呀！这间房够阔气，够洋盘的啦！一张镀克罗米的英式钢架床，他用手在床上按一下，海绵的，好呷活哦！再用手去摸一摸那红缎的绣花被面，好光滑，好柔软，好舒服，简直不摆喽！



罗老么舒展地倒在床上，双手拉着被盖的一头，双脚蹬着另一头，不晓得咋个的怎么也蹬不开被盖，左蹬右蹬，蹬得他火冒。这时，好像丫头在对他说：“罗先生，不要再蹬，再蹬就要出事啦！”不蹬哪个盖，他又使劲用力一蹬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巨响。罗老么吃惊地翻身坐起。哦呵，祸事临头！

原来，罗老么睡在两张茶桌拼成的临时铺上，脚的那头是放茶碗的碗柜。他这一使劲蹬，碗柜倒地，茶碗打得稀烂，满地都是破碗碎片。老板在睡梦中被一声巨响惊醒，急忙披衣从房内走出一看：“好你个狗杂种，你安了心的嗦？你是不想活喽！”

老板顺手抓起鸡毛掸帚子，劈头劈脑使劲打。罗老么双手护头边躲边闪喊叫：“我是无心的，我是在做梦，我在打梦脚！”

“你给老子不务正业乱想发财，咋个不做梦嘛？赌场都是你去的的地方？自古赌场无赢家，刚发了工钱你就拿去输光，连你乡下的老妈也不顾了。没得钱就做梦，尽想好事，咋个说，你今天给老子咋个说？”

“我赔，我赔！”

“你赔，你拿啥子来赔？”

“扣我的工钱。”

“扣你的工钱？你乡下的老妈又吃啥子？你这个没得出息的东西！”

老板气愤地把掸帚子往地上一丢，转身进了房。罗老么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就把头埋了下去。

罗老么想起了两年前离开他妈的情景。

那是安岳乡间的一座简陋的茅草房，罗老么跪在妈妈的病床前，流着眼泪说道：“妈，我是舍不得离开你老人家的。如今你又病卧在床上，你叫我如何放心走嘛？如今不走又不行了，他们派了



我的壮丁。有得去当壮丁，还不如跑，上成都去找一条生路，听说成都遍地是黄金。等我挣了钱，把你老人家接到成都去，顿顿吃干饭。你老人家要是不想去成都，我打根金扁担回来担粪种庄稼，让你老人家在屋头坐着享福！”

“享啥福哟，只要平安躲过这场灾难，能活下去就好，你不要管我，妈生来就是苦命人。你快走吧，等会儿罗保长带人来你就走不成喽。”

“妈，你老人家莫哭，老么我走了！”

罗老么在床前磕了三个头，正要开门出走，突然听到不远处有人在喊：“罗老么，到雷神庙集合喽！”

罗老么赶忙出门躲在房背后山坡上的草地头。从草垛缝中看见不远处有三个人正向这边走来，保丁大声喊叫：“罗老么，快出来，到雷神庙报到集合啦！”

罗大妈在屋内答应道：“他出去了，还没有回来！”

罗保长“嗯”了一声后说道：“他娃不要脚板上擦清油——溜喽，进去看看。”

三人进屋，一眼便望穿有人无人。保丁还将步枪在床底下拨了两拨。罗保长向罗大妈吼道：“你听到，罗老么回来喊他马上到雷神庙报到，躲是躲不脱的，跑是跑不掉的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听到喽。”

“走！”保长领着保丁离开茅草屋。罗老么忙从草垛中走出来，扯伸一趟子向成都方向逃去。

罗老么想到这里，便抬起头来：“唉！要不是梦就对喽，我妈就能吃白米干饭了。可惜是梦，不是梦多好！”

罗老么站起身来，将地上的碎碗片打扫干净。打开店门一看，天已快亮。对门街沿上，卖汤圆的已经升好火，老板正在把搓好的



汤圆往那热气腾腾的锅内丢。罗老么想要口汤圆开水喝，他低着头向街对面走去，边走边嘴里还边在念：“要不是梦多好，要不是梦就对喽！”

“当啷……哗！”汤圆担子的一头被罗老么碰到。汤圆老板一把抓住罗老么的领口：“你……大清早我还没有开张你就掀我的摊子。赔起，赔起！”

罗老么双目紧闭，嘴头不住在念：“要不是梦才好啊！要不是梦才好啊！”

这时候，从提督街那头，缓缓地过来一辆豪华人力私包车。车上坐着一位白发银须、穿着阔气的老人。那老人把手杖在车上“咚咚”地杵了两下，车夫立即把车停下。老人走下车来，上前用手杖把老板抓住罗老么领口的手挑开：“不要打架，快放开手！”

“老太爷你来评评理，大清早的我还没有开张他就掀了我的摊子，我们是靠做小生意吃饭的，你说该不该他赔？”

“要赔你多少钱才够？”

“起码也要两块大洋。”

老人从衣服包里摸出两个大洋给老板：“我来替他赔。”

“谢老太爷了，谢老太爷了！”

老板喜出望外，要不是遇到这样的老太爷，就把罗老么从早上抓到晚上，他也还是赔不起。

老人转过身来端详着罗老么，突然，老人惊喜地叫道：“长松，你来看，这不是大少爷吗！”拉车的长松上前细看后也惊叫道：“是大少爷，是大少爷！”

“儿呀，今天总算找到你了！才几个月，你咋个就变成这个样子哦？快，快上车跟我回家！”

罗老么感到莫明其妙，不知所措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

“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回去，全家人都在想你。”

拉车的长松也劝道：“大少爷，你就不要耍脾气啦。跟老太爷回去吧，屋头要啥有啥，何苦在外头吃苦受罪呢。快上车！快上车！”

罗老么还想推辞，老人和拉车的长松你推我拉，就把罗老么推上了车。长松拉起车飞跑，车上，老人一直抓住罗老么的手。

罗老么这阵在想啥子呢？他在想，恐怕又是做梦哟？是不是梦有个办法证明。咋个证明？用力揪一下自己。罗老么使劲在自己的大腿上揪了一把，痛得他眼闭嘴歪。不是梦又像是梦，管他的，看他把我咋个办！

私包车在一座公馆门前停下，拉车的长松向门内叫了一声：“大少爷回来啦！”

公馆的大门“嘎”的一声打开，一个中年男子走出门来，他是公馆的佣人叫安贵。他把罗老么细看了一眼，便惊奇地说道：“哟，硬是大少爷回来了嘞！”

一个丫头在门口探头探脑地望了两眼，便转身向内跑去。边跑边叫道：“大少爷回来啦！大少爷回来啦！”

老人拉着罗老么的手，下车后便急匆匆往公馆内走去。坐在门厅内的一个50多岁的看门老头儿，把颈项伸得长长的，两眼从老花眼镜的上方惊奇地盯着这位大少爷，一直目送他们进了内室。

老头儿拉着罗老么的手一直走进客厅，两人在客厅刚入座，丫头便捧来盖碗茶：“老太爷请用茶，大少爷请用茶。”

老太爷这时吩咐道：“快请表老爷、表奶奶他们过来。”

安贵躬身应道：“是，我这就过去请他们。”

说罢转身出了客厅。老太爷又吩咐道：“先让大少爷洗个澡，换衣服。”



“是，老太爷，我去给少爷准备水。”

丫头小玉答应着进入后厅。不多时，小玉出来说：“大少爷请跟我来。”

罗老么跟着丫头小玉来到浴室，浴盆边的小桌上放了两杯牛奶。丫头小玉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大少爷请用水吧，换水清身子时，不要忘了把牛奶倒在水里。”

丫头转身出去，罗老么这时候才弄明白，有钱人的牛奶是拿来洗澡用的。罗老么脱了衣服便泡在浴盆里。丫头小玉捧着一黑一白两件小羊羔皮长袍，走到他面前问道：“大少爷，这两件皮袍你穿哪件？”

罗老么呆呆地看着那两件皮袍，心头在想：我虽然是没有穿过皮袍，认不倒好孬，不过白的看起来总还是要漂亮些、顺眼些。他便抬起手来指着白的那件。

小玉嘻嘻笑道：“大少爷还是喜欢这件白的。”

再说罗老么洗完澡，穿戴归一。进入客厅，只见他：头戴银灰色的博士呢帽，华达呢的长衫罩着白皮袍，脚下穿了一双雪亮的尖头皮鞋。客厅里的人们都吃惊地看着他，安贵抢先说道：“哟，人是桩桩全靠衣裳，大少爷换了衣裳，又变回原来的样儿啦！大少爷请坐。”

罗老么刚坐下，就听到客厅外传来了一阵银铃般的说话声：“大舅舅，给你道喜喽，你终于把大表弟找回来啦！”

随着说话声，客厅内进来一位浑身珠光宝气、妖娆艳丽的中年妇人，她叫飞琼，罗公馆都叫她表奶奶。“哎哟哟，我的表兄弟，你还是那么漂亮，还是那么有风度，还是那么惹人喜欢，安贵，你家大少奶奶见过你大少爷了吗？”

“大少爷刚洗完澡。”安贵恭敬地回答。



“只要人回来了就好，他们两口子的事，让他们到房间头去关倒门慢慢摆。俗话说，只要两口子在枕头上面对面，就没得说不好的事，不要说只是顶了几句嘴，就是脑壳打烂了都是镶得起的。哎哟哟，你看我们表兄弟，出去在外头混了几个月，现在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总是不爱说话。”

透过这位表奶奶的一番说话，罗老幺才略知一二，原来他家的大少爷是因为两口子顶嘴而生气出走的，不过问题就复杂了，等会儿见到少奶奶又咋办喃？这场戏恐怕演到她那里就会熄台喽。罗老幺想先不管他，这时丫头小玉捧来盖碗茶：“表奶奶请用茶。”

“小玉，来，表奶奶给你说个悄悄话。”

飞琼在小玉耳边不晓得说些啥子，小玉笑着点头去了。这时客厅又来了一位阔气的中年男子，他给人以机警老练的感觉。飞琼见他进来，便对他说道：“哎哟哟，你这个人呀，总是慢吞吞的，啥子事都不着急！”

“我这不是来了吗！”

这位阔气的中年男子不是别人，正是飞琼的丈夫，姓高单名一个超字。高超向罗老太爷点头叫了一声“舅舅”，然后转向罗老幺：“大表弟这几个月在外头虽然吃了点苦，但磨炼了性格增长了见识，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这样，既会享福，也能吃苦，这就叫能上能下、能伸能缩。还是先恭喜全家团聚，明天我请客，在‘荣乐园’为大表弟接风。”

飞琼摇头说道：“不不不，有得在‘荣乐园’请客，还不如把‘荣乐园’的厨师请到家来，就在公馆摆上几桌，顺便把该请的客都请了，既方便又省事。”

“太太说得对，就照太太的意思办。等会儿我就派人给‘荣乐园’打招呼，晚上我们再商定一下额外要请的客人。”



飞琼又接着说道：“客不在多，要请在点子上，我看明天的主客除了大表弟就是王大爷。”

老太爷不解地问：“王大爷，哪个王大爷？”

“我看你老人家硬是人老忘性大，你忘了那天玉容表弟妹在大光明理发厅惹了祸，我亲自上门去负荆请罪的那个保安司令、西城社的总舵把子王占彪王大爷。”

老太爷手捻着胡须，点头道：“嗯，外甥女说得对。王大爷应该是首请的主客，不过……这位王大爷能否请得来就值得考虑了。”

高超接着说道：“这就要看我太太的了。”

“哼，只要我亲自出马，他定会来，你们就看我的吧！”

丫头小玉捧来热气腾腾的银耳鸽蛋，每人面前放了一碗。罗老么实在是又饿又渴，端起碗连喝带刨，两下就把一碗银耳鸽蛋吃得光光的，小玉在旁边看到直是笑。罗老么刚放下碗，小玉就上前说了一声：“大少爷请跟我来。”

说罢拉着罗老么的袖口就往楼上走，边上楼梯边说：“大少爷，等会儿见到少奶奶你就主动一点，你走后少奶奶眼睛都哭肿了，她后悔不该对你发脾气。”

两人来到一间房门前停住。小玉敲了两下房门，叫了一声：“少奶奶！”

房内应了一声：“进来吧！”

丫头小玉把门推开，一把将罗老么推进房。罗老么一看，一个穿睡衣的女人坐在梳妆台前，背向着房门，她听到有人进门，便转过身来，注视着罗老么。罗老么被她那漂亮的脸蛋儿、雪白的肌肤、丰满的胸部、优美的身躯吸引。他们四目相对，凝视瞬间。少奶奶突然起身冲向罗老么，举起一双小拳头，像擂鼓一样不停地在



罗老么胸前捶打：“我恨死你了！”

罗老么一把抓住她的小拳头，她就把头贴在罗老么胸前，边抽泣边说道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一走就是几个月。是对的，你就不要回来。哼，你心头根本就没有我，你晓不晓得我是咋个在想念你？我恨不得咬你两口。”说着说着她便一下将罗老么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……

晚上，罗公馆门房的里间，那是裁缝做衣服的地方。看门的万大爷和裁缝李师傅在那里对饮，万大爷神秘地谈论着今天早上他发现的问题：“这家人三个月前刚搬来的时候我就在这儿看门，当时确实有个大少爷。没得几天这个人就不见了。今天回来的这个大少爷，跟我三个月前见到的那个大少爷，样儿相像，细看却不一样。”

“啊！哪点不一样？”裁缝师傅问道。

“当初那个大少爷的神情、举止、言谈、味道都要洋气得多，今天这个大少爷土里土气，呆头呆脑。还有，当初那个大少爷的左耳朵的耳门前，有烟锅巴那么大的一个子耳朵，今天这个大少爷却没得。”

“难道说老太爷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会认错？”

“也许他想儿的心切，也许是他年老眼花，也许……”

“哎，我说老兄，倒不如把你这些想法跟老太爷说说，提醒提醒他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老太爷要是说我年老眼花会认错人，难道说少奶奶的眼睛也花了，连自己的男人也认不出来了吗？那你又咋个回答喃？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那个大少爷多长了一个子耳朵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但是听说外国人开的医院，割掉一个子耳朵不在话